

川劇叢刊

第十一輯

荆釵記

重慶人民出版社

川 剧 簇 刊

第十一輯

川剧叢刊編輯委員會編

重慶人民出版社

編 輯 凡 例

一、編輯“川劇叢刊”的目的，是为了選擇川剧的优秀剧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剧团和讀者参考。

二、“川劇叢刊”所收集的，首先是流行較廣、內容比較健康的舊有剧本，或者是經過整理或改編的傳統剧本。對於根據歷史或傳說故事而寫成的及反映現代生活的創作剧本，也准备適當編入。

三、凡傳統剧本，都是在尊重民族遺產，在蕪存精的原則下鄭重選擇，并加以整理的。

四、“川劇叢刊”所收集的剧本，一般的都是經過了實驗演出。整理或修改剧本都吸收了演員參加。創作剧本則是經過反覆討論修改并實驗演出后確定下來的。

五、我們主觀上力求以嚴肅認真的态度对待這項工作，但由於水平及能力有限，难免有不够妥当之處，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荆 銃 記

(高 腔)

趙循伯修改

前　　記

“荆釵記”与“白兔記”(劉智遠)、“拜月亭”(幽閨記)、“殺狗記”合称明初四大南曲，它的故事如后：

南宋初年，溫州王十朋用荆釵聘錢貢生的女兒錢玉蓮為妻，玉蓮的晚母錢孫氏嫌王家貧窮，要將玉蓮嫁與內姪孫有乾。錢貢生同玉蓮知道有乾是紈袴子弟，均不同意。

十朋婚后兩月，上京應試，中了狀元，選任饒州僉判。首相萬俟高要招他為婿。十朋以家有前妻婉言推辭。萬俟高惄羞成怒，將十朋改調潮陽瘴地。(原調潮陽的榜眼王仕弘改調饒州)十朋不知改調之事，修書請人帶往溫州，接母親妻子一同赴任。

孫有乾亦在京應試，名落孫山。聞十朋相府却婚，驅送信人到寓所。謠言也要附寄家書，將他灌醉，把十朋的家書改為休書。

錢家接得休書，大為驚詫。錢孫氏記起前恨，力逼玉蓮改嫁孫有乾。玉蓮不從，乘夜逃至東甌渡口，抱石投江。

福建安撫使錢載和乘舟赴任，救起玉蓮，收為義女。派人至饒州探訪十朋消息。下書人至饒州，見衙中出喪 銘旌書有“王僉判”字样，誤以為十朋已死，回閩報信。玉蓮痛不欲生，不願再嫁。

三年后，王十朋陞江西吉安太守，錢載和亦陞江南路節度使，過吉安。聞王太守喪偶，欲以玉蓮許配，十朋不允婚事，玉蓮亦不肯從。會七月中元節，十朋、玉蓮均在玄妙觀超荐亡靈，觀中相遇，彼此驚疑不定。

錢載和疑十朋即是玉蓮前夫，設宴相邀。席次，取出荆釵行酒令。十朋見釵痛哭，說出原委，夫妻团圆。

此戲是以川劇為基礎，參考原本改編的。1955年4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藝術事業管理局及中國戲劇家協會合辦“全國第一屆戲曲編劇講習會”，初稿經過該會集體討論修改後，曾在“劇本戲曲專刊”第一輯發表。現據四川省川劇院排演本整理。

人 物

差 役(九人)

王十朋(溫州秀才，后中狀元，歷任潮州僉刺，吉安太守。第二場
約二十歲。)

王仕弘(溫州秀才，后中榜眼，官饒州僉刺。二十余歲。)

周必大(探花。官溫州推官，后調江西提刑，二十余歲。)

孫有乾(溫州監生，富戶，二十余歲。)

錢流形(溫州貢生，約六十歲。)

李 成(錢家僕人，約三十歲。)

錢孫氏(錢流形續絃的妻子，約四十歲。)

媒 婆(錢流形的堂妹。)

錢玉蓮(錢流形之女，王十朋之妻，第一場十九歲。)

王 母(王十朋之母，約五十歲。)

堂侯官(相府的堂侯官。)

四龍套

万俟高(丞相，約七十歲，讀“木其薛”音)

書 童

承 局

錢載和(福建安撫使，后陞江南路節度使，五十余歲。)

錢夫人(錢載和的夫人。)

車 夫(二人。)梅香、佳持、家院、門子

第一場 受 銖

人 物：錢流形、許文通、李成、錢孫氏、媒婆、錢玉蓮

〔冬天，溫州双門巷錢貢生家。錢流形員外巾服上，李成暗上。

錢流形：（唱“駐云飛”）

暮年衰朽，
愛女婚事掛心头。
十朋考榜首，
聲名噪溫州。
美姻緣天生地就，
老夫妻有靠無憂。
但望能將心願酬。（重句）（坐）

〔許文通葛巾素服捧小錦匣上。

許文通：（吟詩）

荆釵裙布傳佳話，
下聘何須玉鏡台。

昨日錢貢元託我王宅議親，過府回話。有人么？

李 成：許老爺來了。老爺正在堂上恭候。請進。（入，相見，就坐。）

錢流形：許仁兄，請問親事如何？

許文通：小弟初到王宅，提起親事，王老安人因為家道貧寒，再三推辭，不肯應承。小弟將尊意言明：“不問人家貧富，只要女婿賢良”。他們母子方才應允。只是一件……

錢流形：甚麼？

許文通：他家缺少聘禮。

錢流形：唉！許仁兄，小弟已曾言明，聘禮不拘輕重，隨意點綴，便可成禮。

許文通：聘禮雖有，只是太覺輕微，拿了出來，猶恐仁兄見怪。

錢流形：小弟決不見怪，究竟是甚麼物件？

許文通：乃是王家祖遺荆釵一枝。（遞匣）

錢流形：（亦覺出於意外）荆釵！

許文通：啊！小弟几乎忘懷了，王十朋還有七言絕句一首，專詠此釵，小弟一併抄錄在此。（遞紅色詩箋）

錢流形：待小弟看來！

（吟詩）

和
合
詩禮傳家手澤長，
不梳墮馬炫新裝。
當年梁孟傳佳話，
羞列金釵十二行。

哈哈哈！真不愧讀書人本色，但不知佳期擇在何時？

許文通：王十朋言道，他要春闈及第，再行完婚。

錢流形：好！有志氣！（离座）媽媽快來喲。

〔錢孫氏便裝上。〕

錢孫氏：（吟詩）

喜鵲簷前叫，

何方貴客到。

員外，堂前何人？

錢流形：許仁兄來了，上前見過。

錢孫氏：叔叔，敢是來提我兒親事？

許文通：正是。

錢孫氏：是那一家？

許文通：海棠坊王家。

錢流形：媽媽，就是王景春王仁兄的兒子王十朋，上個月考了榜首，乃是溫州府有名的飽學秀才。

錢孫氏：可曾說成？

許文通：說成了。

錢孫氏：几時下聘？

許文通：就是今天。

錢孫氏：哎呀！許叔叔，你怎麼開這樣大的玩笑！李成……
趕快殺雞燙酒，招待親家府上的來客。

許文通：不勞嫂子費心，聘禮已由小弟帶來。

錢孫氏：好“撇脫”（註一）是多少聘金？

許文通：这……

錢流形：乃是一件稀罕之物，只怕媽媽不識。

錢孫氏：員外，拿來我看。（開匣看釵）哎呀！老身枉自活了这

大的年紀，看不出他的貴重。嗅又不香，拿在手又不重，待我磨他一磨……

錢流形：拿過來喲！（夺釵）

錢孫氏：呸！你当我真的認不得，黃楊木釵子，一分銀子一根，一錢銀子買十根，未必就要聘十房媳妇，不要！不要！拿去还他！

錢流形：媽媽不要生气，漢朝梁鴻、孟光，荆釵布裙，傳为佳話。这里还有詩句，你看了自然明白。

錢孫氏：聘礼都舍不得，还鬧这些酸派。

（吟詩）

詩禮傳家手澤長，
不梳墮馬炫新裝。
当年梁孟傳佳話，
羞列金釵十二行。

錢流形：哈哈！你把“行”字讀成“形”字，讀了別字了！

（取过詩箋）

錢孫氏：我曉得他是“行家”，才这样吝嗇。許叔叔，我才不稀罕这个秀才人情，高攀不上，請你退了回去！

錢流形：媽媽此言差矣！

（唱“生查子”）

十朋故人后，
文才世無儔。
吾家本富有，
豈把財礼求。

荆釵与布裙，
佳話古人留。
吾兒成佳偶，
齊眉到白頭。

錢孫氏：（唱前腔）

輕財難出手，
王家礼不周。
荆釵作聘礼，
問他羞不羞。
女兒年紀幼，
另選大門樓。
休怪我悔口，
叔叔莫來由。

許文通：（唱前腔）

禮輕仁義厚，
媒人又何尤。
十朋文才有，
不久占鰲頭。
會選選女婿，
不是選門樓。
忠厚傳家久，
富貴不到头。

錢流形：許仁兄，不要同她一般見識。我是一家之主，女兒親事由不了她！

錢孫氏：女兒是我一手一脚撫大的，也由不了你！

錢流形：由不得你！

錢孫氏：由不得你！（二人互怨，許文通作排解狀）

〔媒婆捧錦盒上。〕

媒 婆：（唸“占占子”）

引線穿針，

說起做媒有精神。

兩家联秦晉，

親上又加親。

將此事十拿九穩，

做一个現成媒人！現成媒人！（一望）

哥哥，嫂嫂，妹子都來了！許先生也在这里，稀客！

稀客！

錢孫氏：賢妹來了，請坐。

錢流形：

許文通：唉！

媒 婆：嫂嫂，你好嗎？

錢孫氏：好喲！

媒 婆：嫂嫂，你跟哥哥又吵了架么？

錢孫氏：不用提起，他办的好事，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兒，听了許叔叔的話，許与王十朋为妻。

媒 婆：可是海棠坊王家？

錢孫氏：正是。妹妹，你認得他們？

媒 婆：怎麼認不得，他家一貧如洗。母子二人，日食難度，

窮得來風扫地，月點燈。許先生，你是头一回學做媒
是不是？这样門戶，豈不是害了玉蓮姪女！

許文通：又不是我想做媒！

媒婆：那个請你來的？

錢流形：妹子，你來到我家則甚？

媒婆：哥哥，我也是來替姪女說親的。

錢流形：你來遲了！

錢孫氏：寶妹。不要理他。你說的是那一家？

媒婆：哥嫂，請听：

(唱“生查子”)

有乾求佳偶，

他家賽公侯。

珍珠量大斗，

米谷如山丘。

良田千万畝，

人称“孫半州”。

人物多俊秀，

年少正風流。

聘禮也丰厚，(取聘禮)

一对金鐲头。

首飾般般有，

看你收不收。

錢孫氏：只要他開口，

还有啥說头。

快退王家聘，
許與孫半州。

錢流形： 婚事我允口，
誰敢强出头。
十朋多忠厚，
有乾太輕浮。
悔婚不能够，
除非水倒流。

媒婆： 非是妹多口，
有女百家求。
玉蓮王家走，
怎样度春秋？
許文通： 佳偶成怨偶，
低头面含羞。
看來难成就，
告辭把身抽。（取荆釵匣欲行）

錢流形： 仁兄休要走，（阻止）
要由弟主謀。
一言既出口，
駟馬不回头。

許仁兄放心，此事有小弟作主，要想反悔，万万不能。

錢孫氏： 高門大戶不放，要放窮酸餓殍。决不能够！

錢流形：“在家从父”，要由老子！

錢孫氏：“女是娘裙帶”，要由娘！

媒 婆：哥哥，這是姪女一輩子的事情，將來嫁到王家，缺吃少穿，謹防他埋怨你。

錢流形：不要你管，把孫家財禮與我退回！

錢孫氏：妹子，我們偏偏不退，看他怎樣？

許文通：吓！錢仁兄，你我四人在此爭論，也是枉然。可曾問過令媛？

錢流形：未曾。

許文通：何不叫她出堂，問個明白。

媒 婆：对对对！許先生，究竟你們讀書人心空，（自以为有把握）哥哥，問過姪女之後，可不許反悔啊。

錢流形：哼！（不理媒婆）李成，請小姐出堂。

李 成：有請小姐。

〔錢玉蓮穿綉花褶子上。〕

錢玉蓮：（唱“黃鸝兒”）

甫离怀抱娘恩断，
繼母猶如路人般。
但願爹爹長康健，
朝夕教誨課詩篇。

（飛句）

到堂前。

〔錢流形錢孫氏作互怨狀。〕

爹媽相埋怨，
不知為那般？

見過爹媽。

錢流形： 許家叔叔！

錢孫氏： 見過姑母！

錢玉蓮： 媳女万福。

錢流形： 玉蓮過來，為父告訴你一樁喜事……

錢孫氏： (一把拉過)玉蓮，娘來告訴你。

錢流形： 不要聽你媽的話，聽我先說。

錢孫氏： 听媽先說。

錢玉蓮： (鬼脫手腕)母親，(低声)許叔叔在此，你就讓爹爹先說吧。

錢孫氏： (微怒)好！讓你先說！

錢流形： 兒哪！為父見你年已及笄，特請許叔叔為媒，將兒許與海棠坊王伯父之子王十朋。聘禮在此。我兒拿去看來。

錢玉蓮： (含羞地接过观看荆釵及詩句)

許文通： 媳女，那王十朋是府學有名秀才，上月又考了榜首，將來是前程無限的啊！

媒婆： (奪下荆釵，詩箋，放在桌上，拉住玉蓮)媳女不要信你許叔叔的話，那王家看水不上鍋，你過門之後，怎樣度日，聽你媽給你說。

錢孫氏： 玉蓮，你姑母與你作伐，許與孫員外孫有乾，孫家聘禮在此，我兒來看。

錢玉蓮： 孫有乾！

媒婆： 你还不曉得么！五馬坊孫員外家資萬貫，又是你媽的內姪。“稀飯泡米湯，親上加親”。嫁過去一輩子，